2026年11月16日 星期一 编辑 张海 版式 罗梅 校对 汪智博



以微光冲破渺小

◎成都市武侯区领川外国语学校初三八班 张书铭

当夕晖轻摇着沉睡的池塘，塘边芦苇像碎银点缀，被风压弯又勉强站直。塘边泥沼像一座被遗忘的孤岛，安安静静停在辽阔天地间。但芦苇始终直直立着，面对它眼中的浩瀚宇宙；细碎的夕阳落下来，倒让它在涟漪里闪出迷人的微光。我的祖母，就像这塘边芦苇，以自己细碎的微光，冲破了个体的渺小。

开篇以夕晖、芦苇、微光造境，由物及人，类比自然。芦苇“弯而复直”的姿态与祖母的坚韧乐观相互映照，使开篇不落空泛抒情，而有了具体可感的形象依托，也为后文“微光”主题埋下伏笔。

祖母是村里一位普通的高龄老人，牙齿所剩无几，却执意守着那片小果园。她每天巡园时身后总跟着两只摇着尾巴的狗，一黄一黑，一左一右。祖母家境并不宽裕，子女都在外打工，只有长假才能回去看她，可她从不叹气，脸上总挂着软乎乎的笑。路过邻居家田埂，她会顺手拔掉田埂长的杂草；村口碰到放学的孩子，她也会掏出藏在衣襟里的野枣给他们，笑着和孩子们唠两句闲话。她做的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，可每个受过她恩惠的人，都记着她的温暖与善良。

“拔草”“野枣”“唠闲话”三个细节以小见大，祖母的善良可触可感。这些细节看似随手拈来，却从邻里、孩童两个角度写出祖母不计回报的善意，人物形象因此亲切可信，也自然支撑起“以微光冲破渺小”的立意。

那年插秧季，祖母躺在果园边的竹椅上，永远睡着了。我最后握住她皱得像树皮的手，那上面还留着刚摘完枇杷的果香，温温的触感一直留在我的掌心。

这学期我竞选学生会干事，竞选前那几天，我每天都紧张万分，总觉得自己这么平凡，怎么比得过那些能说会道的同学。周末我特意回了一趟老家，走到塘边果园，又看见一穗穗芦苇簇拥在一起，被风吹得轻轻晃，细碎阳光从叶缝漏下来，在脚边投下星星点点的光斑。风裹着芦苇清香吹来，我忽然想起祖母巡园的背影，想起她拔掉邻居田埂杂草的背影，想起她塞给孩子野枣的笑脸——原来她从不觉得自己渺小，哪怕只做细碎小事，也在发着属于自己的光。

从“紧张”到“坦然说出”，心理转折清晰，“自卑—回乡—顿悟—行动”的转折，使成长线更顺。回乡见芦苇是触发点，祖母背影与笑脸形成情感回响，使“顿悟”不显突兀；竞选台上的表达由虚转实，让成长落在具体行动上。

我以前总因自己普通平凡而自卑，觉得自己像河里一粒细沙，掀不起任何波澜。可那天站在芦苇荡边，我忽然懂得祖母就是这样一粒细沙，把光折射给每一个路过她身边的人。那天我站在竞选台上，坦然说出想为大家整理图书角、帮大家传达通知的想法。哪怕只是做小事，我也想带着祖母的微光，认认真真照亮别人。

原来渺小的个体从来都不缺发光的资格，就像塘边芦苇，就像平凡祖母，哪怕只有一点微光，也能冲破渺小，照亮身边小小的一方天地。我会握着这束从祖母那里传下来的微光，一直好好走下去。

评语

文章以芦苇微光起兴，借祖母日常小事与“我”竞选经历，写平凡个体如何发光，立意温暖，结构首尾呼应，是一篇有真情、有成长感的佳作。文中“芦苇—祖母—我”三层意象层层递进，景物描写与心理变化相互配合；语言质朴而有温度，细节不堆砌，情感不空洞，结尾将个人成长与平凡发光相扣，读来有余味。



（指导教师：成都市武侯区领川外国语学校 郭茂卓）